

● 遥望中东 ●

海湾资本的政治影响到底有多大



牛新春

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
研究院教授

5月16日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沙特、卡塔尔与阿联酋后，声称共签署3.6万亿美元经济合作协议。2017年和2025年，特朗普两次将当选后的首次国事访问放到海湾阿拉伯国家，充分说明海湾地区在全球格局中的重要性在不断攀升，而首要原因便是这些国家掌握着大量的石油美元。石油和石油美元从诞生开始，就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，还具有显著的战略性和政治性。

海湾阿拉伯国家手中到底有多少可支配的石油美元？据统计，其目前主权财富基金达5.4万亿美元，占全球总量的1/3以上；在全球十大主权财富基金中，海湾阿拉伯国家便拥有四家。若统计主权财富基金和家族、私人投资基金的总量，海湾阿拉伯国家手中的资金可能高达15万亿美元。截至2022年，这些国家共持有海外资产5.24万亿美元，其中阿联酋持有1.79万亿、沙特为1.35万亿、科威特为1.09万亿。从数量上看，这笔钱在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占比并不大，全球规模最大的十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规模都分

别在2万亿美元之上。

显然，海湾资金的重要性不是体现在数量上，而是由其性质决定的。在全球资本市场中，政府能直接决定资本流向的财富占少数，这让海湾资本显得弥足珍贵。2021年全球财富为809万亿美元，流动资本为450万亿美元，其中274万亿美元为私人资本，占比为62%；176万亿美元为政府资本，占比为38%，由中央银行、主权财富基金或国有金融公司控制。即便是在国有资本中，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、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金融公司都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，政府并不能直接控制其经营权。而海湾阿拉伯六国都是君主制国家，国王对国有资本的流向拥有决定性权力，这是海湾资本引人注目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战略性和政治性是海湾资本的重大特色之一。

回顾近50年来海湾资本的流向，始终是由经济和政治两重因素共同决定的。经济利益是海湾资本追求的首要目标。从政治角度看，海湾资本首先服务于国内政治利益，然后是地区政治利益，最后才

是全球政治利益。

经济转型是当前海湾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政治，主权财富基金开始大幅度转向国内投资。传统上，海湾阿拉伯国家通常将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投资到境外，但近十年，这些国家纷纷推出经济转型规划，想尽快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。一方面，政府开始将大量资金投到国内经济建设中，并积极吸引外国投资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国家危机意识上升，资产开始向国际高风险行业集中，期望获得高收益。例如，沙特在“2030年愿景”中提出，要让投资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，而非石油；卡塔尔的财富基金偏爱投资股票、房地产和基础设施。

海湾资本对中东政治的影响不可小觑。据统计，2011年至2022年，海湾阿拉伯国家注资的部分地区国家金额分别为：埃及475亿美元、巴勒斯坦110亿美元、约旦85亿美元、巴林63亿美元、也门60亿美元。对这些国家而言，海湾资本往往事关政权存亡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影响也随之而来。2011年所谓“阿拉伯之春”发生后，由于埃及的稳定事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安全，海湾阿拉伯国家不断向埃及提供资金，且规模

呈快速增长之势。2013年至2022年，阿联酋、沙特和科威特以各种形式向埃及注资340亿美元，2024年阿联酋还再次承诺向埃及投资350亿美元。显然，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埃及的投资中，利润不是首要考虑因素。2023年5月土耳其大选前，阿联酋宣布与土达成超500亿美元投资协议，政治支持土总统埃尔多安的色彩非常明显。因为资金优势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叙利亚、黎巴嫩、加沙战后重建等问题上的政治影响也非常大。

在全球政治格局中，海湾资本的重要性则大打折扣。据估计，海湾资本流入美国债务市场可能使美国的借贷成本降低0.25个百分点，这在2005年至2023年为美国纳税人节省了约7000亿美元，平均每年节省368亿美元。对经济规模达28万亿美元的美国而言，这些钱的影响并非特别巨大。但是，若海湾资本突然向某个特定产业集中，就会产生重大影响。特朗普此次中东行，海湾阿拉伯国家承诺向芯片、人工智能产业投资数千亿美元，若能全部落实，海湾将成为继美国、中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人工智能中心，改写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，进而影响大国政治博弈。